

再论《华阳国志》“宕渠”“犍为”县名由来

余永香

昆明文理学院, 中国·云南 昆明 650222

摘要:《华阳国志》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其记载宏富,考证翔实。该书开篇前四卷均是地理方面的内容,保存了689处地名的珍贵记录,其中有34处地名明确标注了得名渊源。但《华阳国志》所载地名距今年代久远,名称含义复杂显而易见,对部分地名的解释仍有值得探讨之处。本文通过考古新材料与文献互证方法,对“宕渠”“犍为”两处争议地名进行重新考释。经进一步分析发现:“宕渠”得名源于板楯蛮的“洞穴居所(宕)”与板楯蛮所使用的工具“木质盾牌(渠)”的复合文化意象,而非传统认为的山水名称;“犍为”并非因“县内有犍山”而得名,“犍为”初作“犍为”,其含义为“为犍”,取“西南门户”之意,体现其建置之初统治者的军事战略考量。

关键词:《华阳国志》;地名;宕渠;犍为

A Re-examination of the Etymology of the County Names "Dangqu" and "Qianwei" in Records of the States South of the Huayang Mountains

Yu Yongxiang

Kunm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China Yunnan Kunming 650222

Abstract: As the earliest extant local chronicle in China, Huayang Guo Zhi (Records of the States South of the Huayang Mountains) boasts rich records and rigorous textual research. The first four volumes of the book are all devoted to geographical content, preserving precious records of 689 place names, among which 34 are clearly annotated with their etymological origins. However, the place names recorded in Huayang Guo Zhi date back to a remote antiquity, and their connotations are obviously complex, leaving room for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interpretations of some place names. By adopting the method of mutual verification between newly unearthe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nd literary documents,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etymology of two controversial place names: "Dangqu" and "Qianwei".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name "Dangqu" derives from the combined cultural imagery of the "cave dwellings (dang)" of the Bandun Man ethnic group and the "wooden shields (qu)" they used, rather than from the names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as traditionally believed. In addition, "Qianwei" did not get its name from the fact that "Mount Qian lies within the county". Initially written as "Jianwei", the name literally means "to build a barrier", implying the significance of a "southwestern gateway", which reflects the rulers' military and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at the time of its establishment.

Keywords: "Huayang Guo Zhi"; Place names; Dangqu; Qianwei

1 概说

历史地理是古代社会演进的重要空间要素,而历史地名是历史地理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因此对历史地名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华阳国志》作为研究我国西南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史料。该书开篇前四卷均是地域方面的内容,记载了大量的地名,保存了颇具特色的古代地名和地域文化。书中共记载地名689处,涉及郡县、山水、祠庙、桥、军事、道与属国等各个方面。其中,有34处地名作者常璩说明了得名渊源,对我们考究地名来源与命名原则极具参考价值。但《华阳国志》所载地名距今年代久远,名称含义繁杂。部分地名的记载及命名由来仍有争议之处,如“宕渠”“犍为”

二地。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尤其是城坝遗址的系统性发掘,为我们破解“宕渠”“犍为”的地名谜团提供了新材料新论据。论文结合最新考古成果并利用文献互证,对“宕渠”“犍为”县名的由来进行再探讨。

2 宕渠

宕渠郡,【延熙中】〔蜀先主〕置。以广汉王士为太守。郡建九年省。〔延熙中复置。寻又省〕。永兴元年,李雄复置。今遂为郡。长老言:“宕渠盖为故寰国。”

——《华阳国志·卷一·巴志》

“宕渠”得名,目前大致有三种说法:其一,因山水命名。《后汉书·吴汉传》提到:“宕渠,山名,因以县名”^[1]。认为宕渠因宕渠山而得名。《达州市志(1911-

2003)》中对“宕渠”县名的由来给出的解释是因“临宕渠水”得名。或认为因有宕水和渠河而谓之宕渠；其二，按字面意义直接解释得名由来，宕渠城，县东北七十里。汉置县，属巴郡，后汉因之。应劭曰：“石过水为宕，水所蓄为渠，故县以是名。”^[2]其三，因居住样式命名。《说文解字》：“宕，过也，一曰洞屋。从〔宝盖〕。渠，水所居。”^[3]不少学者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认为“宕渠”应作居式理解，即以溶岩洞穴和傍水结庐而居。据史料记载，宕渠建置之初，未有“宕渠山”“宕渠水”的记载，是先有“宕渠”县名而后称宕渠县内的山（铜梁）为宕渠山，亦无“渠河”“宕渠水”之称，《史记·夏本纪第二》以及《水经注》都记载渠河古称潜水，而后改称为“宕渠水”。本文认为，“宕渠”得名源于板楯蛮的“洞穴居所（宕）”与板楯蛮所使用的工具“木质盾牌（渠）”的复合文化意象，而非传统认为的山水名称或居式，它直接指向族群的生存方式与身份标识，这一命名不仅符合秦汉时期“以族名地”“以俗名地”的命名惯例，同时也得到文字、文献以及考古材料的多重印证，揭示了地名背后深层的族群身份与历史记忆。

《华阳国志》记载，宕渠过去为賸国所在。賸人即在宕渠这一地区活动，而賸人也称板楯蛮。

汉兴，亦从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复之，专以射【白】虎为事。户岁出賸钱口四十。故世号“白虎复夷”，一曰“板楯蛮”。

——《华阳国志·卷一·巴志》

“宕渠”与“板楯蛮”究竟有何联系？《说文解字》解释“宕”为“洞屋”，这与板楯蛮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任乃强先生认为“巴氏谓山崖曰宕，汉人造宕字以适之。”并且认为“宕渠”是用土人语为县名^[4]。罗学闰从《说文》的释义出发，结合小篆“宕”字的书写，认为“宕”字小篆或更像山洞，如穴居部落，且史料记载最早的人工建房，也是地穴式或半地穴式，据此他认为“宕”指洞穴或更正确^[5]。刘渠认为“宕渠”应为宕渠先民即賸人的特居定式，即以溶岩洞穴和傍水结庐而居，就如传说时代的“有巢式”，此与先民采集、渔猎生活相适应^[6]。现渠县地方志办公室的研究者们考证，宕与賸人（板楯蛮）聚族而居、军民合一所建造的高耸房屋特点有联系，賸人后裔——现分布在湘、鄂、黔、川的土家族仍留下这一古代建筑的影型——傍山或临溪建屋，成虎座形的高脚吊楼。这些研究者对“宕”字解释的共通之处就是将“宕”理解成“房屋”“洞穴”或“处所”，是板楯蛮生活方式与住所的反映。

“宕”用来指称“房屋”在现代方言中也有例证，郑张尚芳先生在《方言中房子的说法》一文中写道：“一般印象，北方汉语称住房为‘房、房子’，南方方言称住房为

‘屋’。只温州称‘屋宕’，依韵书，‘宕’本音堂，去声，《说文》‘一曰洞屋也’，温州说成堂，上声，可单指处所如‘吃饭宕（饭厅）’、赌宕（赌场）、头媯宕（妓院）、客宕儿（客厅），指地方也说‘地宕、宕地’，问何处说‘若屋宕’。”^[7]川渝方言中也用“宕”字指称地方、处所或用来指称地势低洼处，如将“水坑”称为“宕宕”；问何处也说“哪个宕（子）”；出门做客，川渝方言称为“走人户”，也说“走宕子”。马启俊的《金寨县莲花山方俗词语考释》一文中“宕子、岔子、凶子”一条，他解释为“地势低洼处”，或指“水坑”“水池”，如常说“水宕（凶）子”^[8]。这与川渝方言中的说法一致。

此外，《汉语大词典》也有相关例证，其“宕”字义项下有“洞穴”“洞屋”一项，也有“坑洼”这一义项，其例证有明代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楚游日记》“兼茅中自时有偃宕，疑为虎穴”以及明代徐光启《农政全书》“分工定宕，第从土方。土少者宕长，土多者宕短”。这与上文所举方言释义一致。这些对“宕”字的解释、例证以及研究者的看法也可以与现存賸人生活环境与建筑的历史资料图片以及现四川賸人谷的实地场景相互印证（如图1）。此外，古宕渠县的核心遗址——城坝遗址的不断发掘，也为“宕渠”得名提供了关键的考古支撑。城坝遗址发现了大量先秦至汉代的半地穴式居址和崖墓群，直观地展示了板楯蛮“依山林洞穴而居”的生活方式。因而我们认为“宕”字反映的是板楯蛮的居住方式与生活习性，这或许是“宕”字来源。



图1 賸人谷洞穴图

（来源：渠县新闻网-CCTV4-探秘渠县古賸人穴居部落）

閩中有渝水，賸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阵，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

——《华阳国志·卷一·巴志》

再说“渠”字，“渠”与“板楯蛮”也有密切的联系。可从板楯蛮得名来看，板楯蛮之名，多数研究者认为其来源于木盾。东汉刘熙《释名·释兵器》：“盾，遁也，跪其后辟以隐遁也。大而平者曰吴魁，本出于吴……隆者曰须盾，本出于蜀……以缝编版谓之木络，以犀皮作之曰犀盾，

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用为名也。^[9]《资治通鉴》进一步点明“蛮盖挟板楯而战因以为名”，胡三省注《通鉴释文辨误》其卷二中直接佐证“板楯蛮以木板为盾，故名。^[10]柏贵喜先生认为“板楯蛮”专以射白虎为业，因此，在其盾牌上蒙以虎皮就成为自然的事了。“虎皮衣楯”之盾可以称为“虎楯”，类如“犀楯”^[11]。而《国语·吴语》恰巧记载“渠”与“盾”的联系：“奉文犀之渠”，韦昭注曰：“文犀之渠，谓楯也。^[12]”城坝遗址出土的汉代兵器与渠县沈府君阙、冯焕阙上的持盾武士画像也进一步印证“渠（木盾）”是板楯蛮的标志性武器。名动后世的《巴渝舞》仍保留“舞作兵杖”的原始风貌，这亦是板楯蛮使用“渠（木盾）”这一工具的实证，以“渠”入名，本质是将族群图腾嵌入地域称谓，而非山水命名的附会。

另外，从构词方式上来说，“宕渠”以“大名冠小名”，这种构词方式在古代南方少数民族语言中多见且符合上古汉语的用语习惯。而“宕渠”现称“渠县”，则是以“小名冠大名”，将其通名改成了汉语通用的行政单位，“渠”字则保留了其命名之初的特点。综上，我们可以认为对宕渠得名的探究，应回归到其最初的主体族群，也就是板楯蛮（賁人）的文化语境中去理解。它并非对自然山水的简单描摹，而是对板楯蛮（賁人）核心生存特征的高度概括：“宕”字代表了这一族群适应地理环境的洞穴或半地穴居住方式，“渠”则直指其赖以成名且已图腾化的标志性武器“木盾”。这一命名方式，也表明秦汉时期在推行郡县制的过程中对强势族群文化特征的吸纳与认可。

3 楛为

〔建元〕六年，分〔蜀〕、广汉置楛为郡。

——《华阳国志·卷一·巴志》

楛为郡，孝武建元六年置。时治警。〔其后〕县十二，〔汉〕户十万。警，故楛为地〔是〕也。警有楛山，见《保乾图》。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华阳国志》此两处记载，表明汉武帝先后于建元及元鼎年间两次经略西南的历史事实，其置楛为郡的历史信息在《史记》《汉书》中均有明文记载。其郡名之由来，按《华阳国志》记载，楛为郡治警县，其县内有“楛山”，故因山以为县名。因史籍记录较少，对楛为郡的研究亦不多，其“因山得名”似为的论。通过梳理汉代简牍、碑刻等一手书写材料，并结合相关文献考证，本文认为“楛为”并非因山得名，“楛为”初作“楛为”，其命名逻辑源于“为楛”，取“西南门户”之意，体现其建置之初统治者的军事考量。具体依据有三：

其一，《华阳国志》中记载：“警县有楛山，见《保乾图》^[13]。然《保乾图》属讖纬之书，多神异附会，史料可信度甚低。且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警，不狼山，

警水所出，东入沅。^[14]”可见，发源于警水的山叫不狼山，《华阳国志》中也有“不狼山出警邑水”之言，可见警县的山叫不狼山而非楛山，因此，“因山得名”之说暂无可靠文献支撑，亦与实地山川体系不符。

其二，“楛为”初作“楛为”，在居延汉简等汉代行政文书即部分东汉碑刻中，“楛为”多直接写为“楛为”。如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下册）中第275.5号简有“始元二年九月己亥朔以食楛为前部尽丁卯廿九日积五十八人”的记录^[15]（上册简图见图2左），第557.2号简也有记录“出糜大石三石六斗始元二年八月己巳以食楛为”^[16]（上册简图见图2右），此记录是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楛为”书写实例，直接反映汉武帝置郡后汉代行政文书中“楛为”的官方写法。东汉建和二年（148年）摩崖石刻《汉司隶校尉楛为杨君颂》（《石门颂》）中亦将“楛为”写作“楛为”（如图3），是东汉早期官方碑刻对“楛为”写法的延续。此外，罗家祥先生的著作《楛为郡记》亦提到：“《石门颂》等诸多汉隶碑刻，及清朝的冯云鹏、冯云鹤兄弟合撰的《金石索》第五卷中‘楛为太守’的封泥，均作‘楛为’。^[17]”此又是一处力证。从字形来看，“楛”被写作“楛”，从字形上经历了由“楛”到“楛”再到“楛”的过程。文献中多有“楛”写成“楛”的例子。《汉语大字典》为“楛”字立项，且说“楛同楛”。二字声符完全相同，读音一致，在汉代隶书的书写习惯中，因“木”与“扌”偏旁形态相近，极易造成混淆，亦常被通假使用。《史记·河渠书》有“下淇园之竹以为楛”^[18]，而《汉书·沟洫志》作“下淇园之竹以为楛”^[19]，说明在汉代的官方文书中已经存在“楛”与“楛”的书写变体。后“扌”旁进一步讹变为“扌”旁，衍生出后来通行的“楛”字，这类偏旁讹变从《华阳国志》中就可以找到相关依据，《华阳国志》卷七《刘后主志》中“如东西犄角，但当蚕食。”任乃强先生注释说“犄”，钱、李本作“犄”^[20]。此处“犄角”亦写作“犄角”。至于“楛”字，先秦两汉并无此字，“楛”是北宋徐铉补入《说文新附》的。唐以前，“楛”“楛”二字区分明显，极少混用。宋元以后，二字在地方志、河工文书及碑刻中混用频繁。而“楛”又因“楛牛”在农业社会较为常见，便更易于抄录使用。



图2左《居延汉简甲乙编》第557.2号简，右第275.5号简

(来源:《居延汉简甲乙编》上册)



图3《汉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犍为”字样

(来源: 搜狐网《石门颂》汉中博物馆藏)

其三,从汉简及碑刻来看,汉代置“犍为郡”,实写作“犍为郡”,意义也应为“为犍”,“犍”字按《说文解字》释为:“犍,限门也。^[21]”“为犍”便可将其引申作为西南地区的门户与屏障。它反映的是统治者命名之初的意愿与情感,这类地名在《华阳国志》中还有“汉安”“南广”“南安”“广汉”等,均是统治者意愿与观念的体现,而这类地名将语序颠倒,变为“安汉”“广南”“汉广”“安南”其意义不变或递进。现代汉语中将此类词语称为“同素异序”词,同样可以变换位置而意义不变或相近,例如“积累——累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等,“犍为”与“为犍”亦如此。“犍为郡”在汉王朝征服南越的过程中也的确发挥了战略枢纽的关键作用,汉武帝以犍为郡为根据地平定了南越叛乱,也以此郡为根据地使滇国归顺汉廷,在平西南夷的过程中,“犍为郡在整个过程中承担起军事走廊角色”,而犍为置郡也是汉代开辟西南丝绸之路的空间起点和历史起点^[22]。因此,“犍为”若为“为犍”,其义为西南的门户和屏障,与其在历史上的实际价值也相一致。

4 结语

地名是历史的产物,承载着特定时空的社会记忆,在世代相传中约定俗成且不易更改。也因传播者的差异而致使读音、含义等出现差异,其得名之初的含义和读音有时并不能透过其“表面”而得以明确。论文以《华阳国志》为核心,通过文献进行互证、加之简牍与碑刻佐证,同时结合字形演变脉络的系统梳理,得出两点核心结论:一是“宕渠”之名并非传统认知中单纯的山水标识,而是得名于古代賨人(板楯蛮)族群文化与生存环境相互融合的具象表达;二是“犍为”在建置之初实为“为犍”,取“门闕、关隘”之义,凸显该地作为中原进入西南重要门户的军事屏障功能。另外,通过对“宕渠”“犍为”地名本义及用字流变的综合分析,也揭示了古代地名命名中“文化意象”与“战略功能”并重的双重逻辑。

参考文献:

- [1]【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页683.
- [2]【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輿纪要卷六十八·四川三·顺庆府·渠县》,中华书局2005,第1版,页3241.
- [3]【汉】许慎撰,【宋】徐铉等校定.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页148.

- [4]【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50.
- [5]罗学闰.从“宕渠”说开去[J].文史杂志,2020(3).
- [6]刘渠.宕渠·賨人·古文明[J].巴蜀史志,2018(5).
- [7]详见郑张尚芳“方言中房子的说法”一文,文章原载于郑张尚芳研究院的新浪博客,于2014年11月26日正式发表于《语言文字周报》,详见公众号“今日语言学”:语文漫谈—郑张尚芳“方言中房子的说法”,转载于2017年12月15日.
- [8]马启俊.金寨县莲花山方俗语词语考释[J].皖西学院学报,2006(6).
- [9]【汉】刘熙撰,【清】毕沅疏证,【清】王先谦补,祝敏彻、孙玉文点校.释名疏证补[M].北京:中华书局,2008,页240.
- [10]【宋】司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标点资治通鉴小组点校.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页1591.
- [11]柏贵喜.“巴”义新解[J].民族论坛.1997(3).
- [12]徐元诰撰.国语集解:吴语第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548.
- [13]【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172.
- [14]【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上》,中华书局,1962,页1602.
-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198.
- [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居延汉简甲乙编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279.
- [17]罗家祥著.犍为郡记[M].成都:天地出版社,2016,页22.
- [18]【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第七》,中华书局,1982,第2版,页1413.
- [19]【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第九》,中华书局,1962,页1682.
- [20]【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405.
- [21]【汉】许慎撰,【宋】徐铉等校定.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页116.
- [22]王婷.犍为置郡与汉代西南丝绸之路的开拓[J].今古文创,2021(08).

作者简介:余永香(1995.05.08),女,汉族,重庆云阳人,昆明文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历史地名、古代汉语、方言。